

西来孔子——艾儒略其人其文

陆 芸

(福建社会科学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 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 艾儒略是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之一,他用中文写了大量的文章,既有宣传天主教教义、礼仪的著作,也有科学地理著作。其中,《圣梦歌》是一部宗教文学作品,而《职方外纪》则介绍了五大洲的地理、国家概况,是一部地理著作。

【关键词】 艾儒略 《圣梦歌》 《职方外纪》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07)09-0111-04

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西方耶稣会曾派遣了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不仅带来了基督教的教义、礼仪,也带来了一些西方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这些传教士的到来使中国自先秦以来的文化格局被打开一个缺口,中国知识分子从一种相对传统封闭的状态下摆脱出来。这就突破了以往保守封闭的思维模式,为中国的知识和文化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传教士中的代表人物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借助文章宣传自己的观点、理念,这与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当时来华的传教士大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由于印刷术在欧洲的广泛使用,他们亲身经历了印刷书籍在传播知识上的作用。而中国特殊的国情也促使他们采用文章来宣传自己的主张。“中国人还有一件与众不同的国情,那就是他们所有的宗教教派的发展以及宗教学说的传播都不是靠口头,而是靠文学书籍。他们很不喜欢人们聚集成群,所以消息主要是靠文字来传播。但是,这并没有阻碍传教团的工作,因为读书人或许更容易相信他们闲暇时所读的东西,而不相信一位还不精通他们的语言的传教士在布道坛上所说的东西……除了能用中文写成的书籍都肯定可以进入全国的十五个省份而

有所获益。而且,日本人、朝鲜人、交趾支那的居民、琉球人以及甚至其他国家的人,都能像中国人一样阅读中文,也能看懂这些书。”^[1]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利玛窦写了大量的中文著作,后来的传教士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本文主要介绍有“西来孔子”之称的艾儒略。

艾儒略1582年生于意大利的布雷西亚,曾在耶稣会开办的学校里学习,毕业后教授文学两年,1609年受耶稣会派遣来远东,1610年抵澳门,1613年到达北京,先后在江苏、陕西、山西、浙江、福建等地传教。“在中国天主教外来传教士中,再没有比艾儒略更受学者欢迎的。《圣教信证》说他被目为‘西来孔子’,这样崇高的尊称,连利玛窦也没有获得。”^[2]由此可见,他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了解。1925年春,他曾应邀参加福州书院的一次集会,主持人以“天命之谓性”为题,艾儒略引用了许多先儒经典语句来证明“天”即“上帝”。他曾与曹观察(曹学佺)在叶向高相国的福州府邸就生死问题进行了辩论,“艾公据理辟驳名言至理。娓娓动听,相国与在座诸人莫不击节称赞”^[3]。后来,艾儒略就此辩论写了《三山论学记》。艾儒略对于书籍在传教中的作用有着十分深刻和独到的见解,据他的门徒李嗣玄的记载:“(艾儒略)曰:‘施人以财,不若施人以善。……施财仅可救

【收稿日期】2007-04-16

【作者简介】陆芸(1968-),女,上海人,福建社会科学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贫,施善并可救富也。’故先生(即艾儒略)极喜刻书。尝谓:‘人之心病不一,广刻善书,譬诸药肆,诸品咸备,听人自取,乃可随其病而疗之。’乃以修省察之余时,奚以刻书,以约腹之余财,尽以梨枣。”^[4]与此相似的话艾儒略对杨廷筠也说过,“愚谓施人以财,未若兼施人以训。财及于人身,训及于人心。财为一时之惠,训为终身之泽也。因言而施,因施而广,施之为功大矣。夫圣教书籍一帙,仅数钱耳。施贫不足,施富有余。今有富贵人于此,予以数钱则佛然怒,予以书籍则翩然喜也。施受固不同矣,彼知吾言之富,不知吾费之俭也。”^[5]艾儒略认为好的书籍就如药品,施书比施财更有帮助,对富人、穷人都有帮助,这比利玛窦的看法又进了一步。此外,印刷书籍的成本相对低廉,可以大量散发,收益却很可观。因此,艾略儒在传教期间,身体力行写了大量文章并印刷散发,主要有《三山论学记》、《圣梦歌》、《性学祖述》、《涤罪正现》、《悔罪要旨》、《耶稣圣体祷文》、《万物真原》、《弥撒祭义》、《西方答问》、《天主降生引义》、《几何要法》、《杨淇园行略》、《大西利先生行迹》、《出像经解》、《天主降生言行记略》、《职方外纪》、《西学凡》等。除《几何要法》、《职方外纪》、《西方答问》、《西学凡》外,艾儒略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说明宗教教义、宗教礼仪的;如《悔罪要旨》、《耶稣圣体祷文》、《弥撒祭义》等。二是教中人物传记,如《杨淇园行略》、《大西利先生行迹》,其中,杨淇园就是杨廷筠,他是明代信奉基督教的中国官员之一;大西利先生就是利玛窦,他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贡献巨大。三是基督故事,如《天主降生引义》、《天主降生言行记略》等。可见,艾儒略对于写作内容是有选择的,其主要围绕宣传基督教而展开,文章大都短小精悍,通俗易懂。本文拟重点对其《圣梦歌》、《职方外纪》作一探讨。

《圣梦歌》讲述了作者做梦的内容,梦中有一游魂和一僵尸,游魂埋怨僵尸只顾生前享乐,导致死后游魂入地狱受苦。僵尸则抱怨游魂生前放纵肉体,不加约束,所以死后有此报应。僵尸计划用钱财买通地狱鬼卒以免受苦,游魂告诉僵尸这是不可能的,这时魔鬼现身,将游魂捉入地狱,游魂大叫向耶稣求救,魔鬼告诉游魂现在悔悟已太晚。这时作者从梦中醒来,觉得梦中情形太恐怖,所以将梦中的内容记录下来,告诫人们为了避免此种苦难,应该皈依天

主,生前多修身养性,克服7种罪行。《圣梦歌》最早由福州的敬一堂刊印,敬一堂是明末福州著名的教堂之一。后来山西、北京的教堂对《圣梦歌》进行了翻刻,可见,当时《圣梦歌》的影响力还是不小的,它对于吸引群众信奉天主教起了一种劝说、鼓励的作用。而从表现手法上来看,《圣梦歌》采用了七言诗和作梦的手法。梦在文中作为人生哲理的表达方式,用梦中恐怖的遭遇来劝戒人们信仰基督,从人生的迷误中觉醒。这种手法比较新颖独特,极易触动人心,从而达到艾儒略的目的。

《圣梦歌》源于伯尔纳的诗歌,这种以梦来警示后人的基督教文学作品还有《十字架之梦》、《农夫皮而斯》、《神曲》等。《十字架之梦》是最早的基督教梦文学作品,作品完成于公元750年之前,讲述了诗人深夜做的一个奇特的梦,梦见镶满宝石镀金的十字架,它一会儿涂满鲜血,一会儿又变得珠光宝气,十字架向诗人讲述了它自己的故事。《农夫皮而斯》是英国诗人威廉·兰格伦的作品,大概写于1377~1379年之间,讲述了诗人在一个五月清晨,出发到莫尔文山漫游,身疲神乏休息时做了一个梦,梦最后以主的受难与地球的惨状结束。意大利著名作家但丁的《神曲》大约写于1310年,描述了作者在人生的旅途中迷失在一个昏暗的森林里,梦中游历了地狱、炼狱、天堂。全诗分为地狱、炼狱、天堂三部分。炼狱是在广阔无垠水面中央矗立的一座平顶山,由预备部、炼狱本部和地上乐园组成,炼狱本部有7级,分别收容傲慢、嫉妒、愤怒、怠惰、贪财、贪食、贪色的灵魂,他们将在此洗净这7种罪恶,每洗掉一种罪恶便上升一级,直到洗尽罪恶,来到地上乐园,并由此升入天堂。此7种罪恶在艾儒略的《圣梦歌》里分别用“得志妆成尊贵态,前趋后拥纷成队”,“门前人迹冷如霜,舍我别尊新剑佩”,“慳吝无能出缙铢,秋毫折尽怨成路”,“恨尔残躯怡大戾”,“炮凤烹龙张宴会”,“漏尽钟鸣不肯休”,“义德由来口休道,混是恣色与狗声”,“眼不顾人倾顿事,耳根弗听惨号声”等诗句来形容。从这方面来说,《圣梦歌》是一部宗教文学作品,而且是用中文写作的第一部基督教文学作品。

中国的宗教文学作品自古有之,从最早的《诗经》、《楚辞》开始,就有反映原始宗教的歌谣。有的作品也都采用了作梦形式的手法,如《庄子》中的庄周梦蝶故事,唐代的《枕中记》借助梦的形式表现荣

华富贵的虚幻,劝戒那些汲汲于仕进者安于本分、知足常乐。元代马致远的《黄粱梦》、关汉卿的《窦娥冤》、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也采用以梦相托的手法,《黄粱梦》写了吕洞宾成仙的故事,宣传了道教。《窦娥冤》宣传的是儒家的忠孝思想,而《牡丹亭》则表现出反对宋明理学的人文主义倾向。可见,虽然中国的基督教文学作品出现得比较晚,但佛教、道教、儒家等的思想早就反映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而且体裁多样,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表现的主题也呈多样化。

艾儒略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即使对中国语言有所了解,也无法将自己的想法用七言诗完整表达出来,《圣梦歌》是艾儒略和张赓合作完成的,张赓还为《圣梦歌》做了序^[6]。张赓字夏詹,福建晋江人,他曾是举人,在杭州做教谕时信奉了天主教,教名为玛竇,后来做过河南、广东县令,仕归故里后帮助艾儒略宣传天主教。他还为艾儒略的《口铎日抄》做序,为《五十余言》做题,可见他与艾儒略关系密切。张赓出身儒士,做过小官,他的经历使他对普通百姓和士大夫的心理都比较了解,他自己信奉天主教的行为使他在劝说人们信奉天主教时具有一定的优势。他明白什么是中国人信仰一种宗教时最希望得到的东西,这在《圣梦歌》中无疑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中国人喜欢临时抱佛脚,事到临头才想起求神拜佛,临死前才想起要救赎自己的罪过,在《圣梦歌》中这种想法却无法如愿,天主教强调的生前要信上帝,做善事,经常默念死后天堂地狱的赏罚,以此来克服一切背离上帝意志的不善之念,只有这样,死后才能进天堂。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出入,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中之所以少言生前死后,其目的在于要人们在现世人伦中修德,而不去多想死后的事。天主教的宗教道德和中国的世俗道德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差异,对此,林启陆有一段话作了评价:人死后“所做善恶俱听天主审判,而善恶无他分判,只是从天主教者为善,虽悔天地、慢鬼神、悖君亲,亦受天主庇而登天堂;不从天主教者为恶,虽敬天地、钦鬼神、爱君亲,竟为天主怒而入地狱”^[7]。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偏激,却道出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教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即如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调和、适应。

明末耶稣会传教士用中文写的宗教文学作品极

少,艾儒略的《圣梦歌》可以算是孤例。他的著作中比较特别的还有《职方外纪》,此书写于1623年,底本是庞迪我、熊三拔的抄本,艾儒略在自序中说:“已而吾友庞氏又奉翻译西刻地图之命,据所闻见,译为图书以献。都人士多乐道之者,但未经刻本以传。……偶从蠹简得睹所遗旧稿,乃更窃取西方所携手辑方域梗概,为增补以成一编,名曰《职方外纪》”^[8]。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艾儒略不是《职方外纪》的惟一作者。《职方外纪》中有7幅地图,分别为万国全图、北舆地图、南舆地图、亚细亚图、欧逻巴图、利未亚图、南北亚墨利加图;还有5大卷,分别介绍了世界4大洲(它将南北美洲作为一个大洲来介绍)的国家、风土、民情,以及四海的海洋知识等;它是当时第一部中文世界地理书籍。

《职方外纪》的特点在于它向国人介绍了洲的概念,以前中国人写的游记,如赵汝适的《诸蕃志》、张燮的《东西洋考》等,多是以中国为出发点、以中国为中心来介绍周围国家,中国以往的地理书没有洲的概念。利玛竇的《万国图志》用地图的形式,首次引入了洲的概念。艾儒略在《职方外纪》中更详细地在各洲总说下列出了各个国家的名称及其概况,这对中国传统的地理观念形成了强大冲击,改变了中国人“天圆地方”、“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等的旧观点,虽然当时《职方外纪》在中国受到了冷遇,但它对中国人世界地理观念的形成起了启蒙的作用,两百年后,魏源的《海国图志》大量引用了《职方外纪》的内容,可见其影响深远。

同时,《职方外纪》也简要介绍了西方教育的情况,“欧罗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小学选学行之士为师,中学、大学又选学行最优之士为师,生徒多者至数万人。其小学曰文科……优者进于中学,曰理科……优者进大学,乃分为四科,而听人自择”^[9]。艾儒略所说的“小学”、“中学”、“大学”只是用来表示三种不同程度的教育关系。他也提到了一些欧洲著名的大学和学者,如法国巴黎大学、葡萄牙的厄物辣大学、哥应拔大学,学者如苏亚雷斯,他是西班牙出生的天主教神学家、哲学家、国际法奠基人之一,“近有耶稣会士苏氏著陆拜日亚书,最精最广,超数百年名贤之上,其德更迈于文”^[10]。在书中,艾儒略简要说明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类体系和课程设置,使国

人认识到西方教育的优点,如杨廷筠在《代疑续编》中就说道:“西教不然,其学有次第,其人有深浅。最初有文学,次有穷理之学。”^[11]

当然,由于当时的科学知识有限,《职方外纪》中也存在着一些错误,如将亚洲、欧洲的分界线以阿比河(鄂毕河)为界,事实上亚、欧的分界线是乌拉尔山—乌拉尔河—里海这条线。还有当时西班牙的疆域范围也不够准确。艾儒略的传教士身份也使文章内容产生了一些缺陷,如艾儒略对“造物主”的赞美,对信奉天主教国家的讴歌。在他笔下,欧洲是慈善机构和教育制度完善的福利国家,事实上,当时欧洲持续的战争、宗教裁判所的宗教迫害,以及由于宗教改革而导致欧洲的分裂在欧洲此起彼伏。这些都被艾儒略有意识地忽略掉了,虽然如此,但瑕不掩瑜,《职方外纪》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科普作品,它向中国人介绍了世界和各国,让中国人正确意识到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它与《圣梦歌》形成鲜明的对比,简直无法令人相信这两本书是出自同一人之笔。这种悬殊对我们了解当时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推行的两项工作——宣传基督教的教义礼仪和引进西方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无疑是有所帮助的。

[参考文献]

- [1][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Z].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40-341.
- [2]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Z].中华书局,1988:185.
- [3]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四卷[M].上海书店,1989:199.
- [4][明]李嗣玄.思及艾先生行迹[Z].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
- [5][明]丁志麟.杨洪园先生超性事迹[Z].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
- [6][明]徐宗泽.明清耶稣会士译著提要[Z].上海书店,1989:342.
- [7][明]林启陆.破邪集:六卷[Z].
- [8][9][10][意]艾儒略.职方外纪校释[Z].谢方校释,中华书局,1996:1;69;78.
- [11]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二辑(第八册)[Z].台湾中正书局,1979:32.

[责任编辑:邓双霜]

[校对:李玉萍 邓双霜 蒙云龙]

西来孔子——艾儒略其人其文

作者：[陆芸](#)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 福建, 福州, 350001](#)
 刊名：[广西社会科学](#) 
 英文刊名：[GUANGXI SOCIAL SCIENCES](#)
 年, 卷(期): 2007, ""(9)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9条)

1. [利玛窦](#), [比]金尼阁, [何高济](#), [王遵仲](#), [李申](#) [利玛窦中国札记](#) 2001
2.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1988
3. [萧若瑟](#)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 1989
4. [李嗣玄](#) [思及艾先生行迹](#)
5. [丁志麟](#) [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
6. [徐宗泽](#) [明清耶稣会士译著提要](#) 1989
7. [林启陆](#) [破邪集](#)
8. [艾儒略](#), [谢方](#) [职方外纪校释](#) 1996
9. [中国近代史论丛](#) 1979

相似文献(2条)

1. 期刊论文 [陆芸](#) [艾儒略与张庚——明末清初天主教在福建的传教策略](#)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3)
 艾儒略是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之一,他用中文写了大量的文章来宣传天主教的教义、礼仪,其中<圣梦歌>是和张庚合作完成的,张庚还为艾儒略的<口铎日抄>做序,为<五十余篇>做题.本文拟通过两人的交往来探索明末清初天主教在福建的传教策略,以及当时中国天主教徒的心路历程.
2. 学位论文 [朱燕](#) [试论《圣梦歌》在中国的接受困境](#) 2008
 耶稣会士艾儒略1637年译著的《圣梦歌》,长久以来并未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台湾学者李爽学先生的《中译第一首“英”诗—艾儒略<圣梦歌>初探》一文是研究《圣梦歌》的奠基之作.该文着力探究《圣梦歌》底本的西方源头.本文将从中国角度入手,探讨《圣梦歌》在儒家基督徒中的接受状况及其原因,延续李爽学先生的研究.
 《圣梦歌》是一首典型的宗教诗歌.艾儒略的本意是借着这首诗歌来宣扬基督教义,劝谕世人皈依天主.但是儒家基督徒们却多从中国的“梦”文化或道家、佛教的角度对其加以阐释,严重偏离了艾儒略的创作本意.本文分别从《圣梦歌》所采用的形式、运用的词汇以及中西文化观念的根本差异等方面进行分析,探究发生这种接受偏差的原因.《圣梦歌》虽然采用中国传统的“七言”形式,但这并没有阻碍基督教义的宣扬.该诗杂糅了儒、释、道三家语汇,给儒家基督徒们的接受带来了困扰,然而产生接受偏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基督教的灵肉二元观念不能为中国人所接受.
 文章通过分析《圣梦歌》在儒家基督徒中的接受状况及其原因,揭示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仍然停留在“形”似阶段.中国儒家基督徒在接受异质文化时,无法越过儒家传统文化观念的羁绊,采取“和而不同”的中庸态度.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xshkx200709027.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466cea13-f7ff-4d79-83cc-9e4d00f0e415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